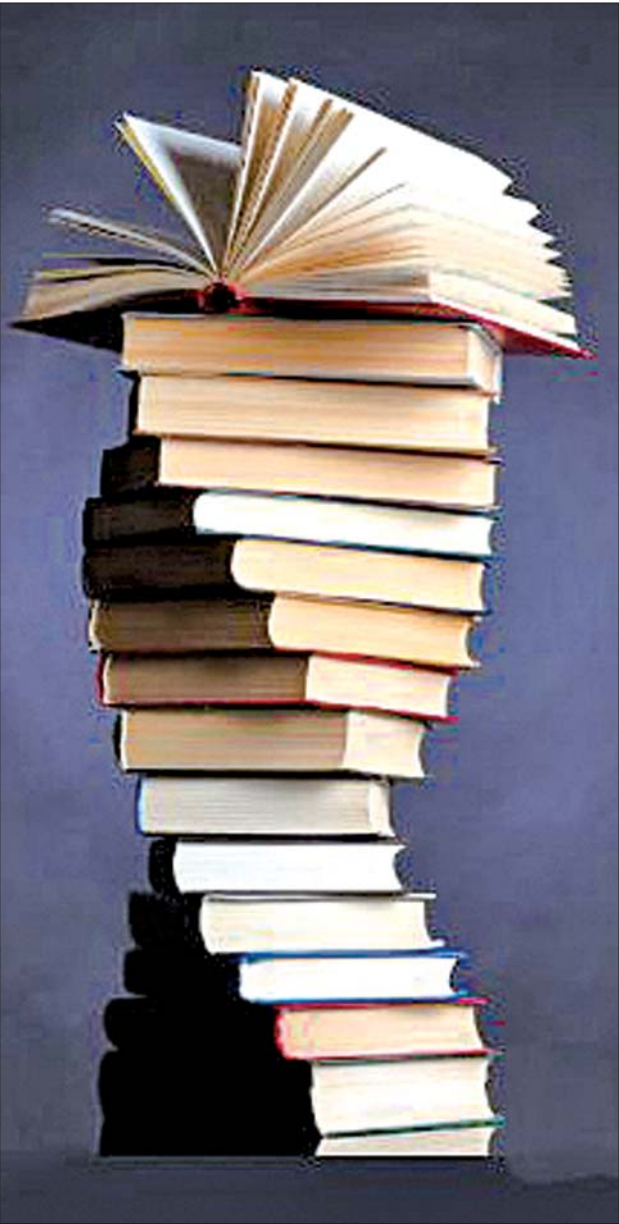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怀，推出一些名家专栏，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，歌咏长清山水之美，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，为了鼓励新人，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，欢迎投稿。

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，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

投稿邮箱：qlwbircq@163.com。



爱看书的人，借书一读的应该不多，大多数还是买书看——随时可读，甚至可以在上面点点画画、标注文字，而且过一段时间，还能取来复读，所谓温故知新。这样的趣味，要是借来的书，就不大好满足了。而且那些纸质的书，阅读起来比电子书更养眼，不单单另有什么收藏的优点在。

我的书橱早就满了，但还是不断地在扩增。有同事问起这不断买书的缘起，我就曾告诉他们，这就像追剧，看了这集上了瘾，其余的一定要看完全，于是该作者的选集全集，就一套套地慢慢置办齐备了。就像选择瓜果，这棵树上的果子，吃了一颗感觉很好，树上的其他果子也一定好吃的。作者人品如此好，这部作品那么朴实可爱，那么其他作品也是不会差的。

由于这种挑拣的癖好，我的书橱里，“破书”占了相当大的比例：一多半出版在上世纪，其中上世纪初到70年代的出版物，比我年龄还大的书，占了足足两成。这些兄长辈的书，有朋友的赠与，有书摊上挑选来的，还有网上买来的。它们的价格，比起现在的新出版的书，其实还便宜不少。除了价格便宜，我之所以看重这些“破书”，另有很多原因：其一，有年少时的一点情结在，为着弥补当年“营养”的不足。我上小学和初中时，物质的需求都不能满足，何况精神上的营养需要？正渴求看书的美好时光，可是手里只有教材是有字的，连小人书都罕见。偶尔在当教师的邻居家见到一本《我们爱科学》，只看了一篇文章《静静的爆破》，讲低爆声定向爆破的技术，竟然清楚记得了几十年。现在有

## 破书万卷

条件一些了，但物质的营养再多也长不了个头，买书长点头脑，还是可以的，也算是对那个年代欠账的弥补。其二，现在的所谓“新锐作家”“流行书作家”，他们的书商业味儿太浓，写出来的东西心浮气躁、花里胡哨，这些出版物多是迎合那些时髦的噱头而已，营养实在有限；有些书，为了作者的一点浮名虚利，比如评职称或者镀镀金啥的，宁可自己掏钱也要出的，更是称作祸枣梨毫不为过。这样的东西，当然就要敬而远之。另外一个原因，这些旧版的书，选题严谨，文字朴实，真情入心，纸质养眼，内容错讹极少——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精神特质，实在让人欢喜。

那些旧书，真像我同龄的朋友，它们也沾染了不少那个年代的印记。比如，一些书的书页，是一层白一层黑黄的，有的是全页黑黄色的，那是因为整个国家都在受穷，白纸都不充足而造成的。就像小时候吃的馒头，白面不够，就掺和一些玉米面或者地瓜面，也是一层白一层黑黄的样子。有些书扉页上会有原书主人的购书时间标注或者印章，甚至有赠书的留言之类。现在，请人吃饭的多，赠书给人的优良传统，也很少见了。还有一些书，显然是图书馆换新书或者厂矿图书室在厂矿倒闭后散出来的，因为上面有这些单位的图书收藏章，有些还附有流转借阅记录卡，从1952年到1998年。也许这家厂子，坚持了几十年，最近才不幸关门了。可是从某些借阅记录看，一本厚厚的书，竟然一周就还回来了，借阅过此书的那位朋友，您读书是不是太匆忙了点？可惜的是，一些印刷精致、文字优美的作品，经历了几十年，竟然和新的一样，没有人仔细阅过，何以见得呢？书页崭新不说，部分没有裁开的书页，仍旧是没有裁开过！每次小心裁开这些书页，都感觉它们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。

大多数的旧书，经历了几十年的光阴的洗练，从书皮到内页，罩上了一层锈黄色。到手后，往往会进行一些修复或者保护的工作，首先把那些卷页舒平，把个别的破损处修补一下，拿酒精擦洗一下覆膜表面的脏污，小心刮去书口的霉点儿，就像远道奔波而来的朋友，风尘仆仆，满身伤病。经过我的精心照顾，它们就会重新焕发昔日的风采。我们好像同行的旅人，容光焕发继续上路，在余下的生命里继续陪伴下去了。

破书虽旧，但它们的优秀作品的独特气质，从来不曾被遮掩过。我相信，纸寿千年，这些真正的大家创作，大家公认的优秀书籍，即使再过百年，仍然会闪耀熠熠的光彩。

（董从哲 媒体工作者）

### 曲径通幽

#### 曲征

#### 陈莹

## 柴草

时光匆匆，岁月悠悠，有好多过往需要我们记起，因为记住过去的岁月，才能珍惜今天的幸福。

笔者想说一说柴草的故事。

在童年的记忆里，家乡人最感头痛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怎样寻到许多柴草，用以烧火做饭。那时的故乡人，千方百计地四处寻找柴草，但是，有限的柴草，却始终扶不直房顶上那道苍白的炊烟！

那时，所有的庄稼秆都被生产队存起来喂牛，谷茬（谷子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根和茎）、麦茬、玉米茬，则按人口分到各家各户，各家各户刨下这些茬子，敲打干净之后，用独轮车推到家里，晾晒在院子里，晒干后堆在一个角落，用塑料布仔细盖好，以备烧火之用。当然，这点茬子维持不了多久，锅底下就又闹起了饥荒。

山上的柴草和河沿的树叶属于集体所有，有人专门看护，是绝对不能偷窃的。一到秋末，只好到已经耕过的地里搜寻那些漏网的庄稼茬子。一旦发现玉米根须露在外面，就精神焕发，赶忙用镢头刨出整个茬子来，敲打干净，郑重其事地放进筐里，一种收获的喜悦油然而生。之后，就到远离村庄几里地的地方去搜寻柴草，因为那里人迹罕至，所以柴草较多，但是去的孩子太多了，时间一长，那里的柴草也不多了，为了装满柴筐让大人喜欢，装筐时不得不动些脑筋：筐底故意空着不装柴草，

天冷了，供暖了，开始涮火锅了，于是勾起了一些热气腾腾的回忆。

我小的时候，没见过火锅，脑海里也没有火锅的概念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我已经工作了几年，火锅才逐渐在我们的日子里升温。

有一年冬天，年迈的姥姥来我家小住，正巧朋友送给我一只“宝塔式”火锅。我便仿照饭馆的烹制方法，为姥姥做了什锦火锅，并请来几位邻居奶奶和大娘作陪。那时节，请人吃火锅可是相当有情分的事情哩！对于农村老太太来说，家庭火锅无异于王母娘娘的蟠桃盛宴，顿时博得了一片喝彩。姥姥回去后，更是逢人就念叨，夸赞外甥的孝顺，夸耀世间竟有如此的美味。

哦，在未见到木炭火锅之前，我还吃过最原始的“火锅”呢！当初我在乡镇中学任教，驻地无集市，买菜需要跑四五里路去赶集。有个供销社的朋友，在街面上承包了一处门市部。一个飘雪的冬日里，我正与某贩子讨价还价，被也在买菜的朋友发现，于是，就被拽进了门市部的仓库兼宿舍里；于是，就约了街面上的几个“名人”一起喝酒，吃“火锅”。屋中央有个“憋来气”炉子，我们就在“憋来气”上支一口铁锅，在滚开的沸水中，加上白菜、豆腐、粉条、海米、午餐肉

上面稀里糊涂地装满就行。

但是，锅底是个无底洞，这些搜寻柴草的手段根本满足不了它的贪欲，于是，只好想别的办法了。一次，我和伙伴们去坡地里寻柴草，实在寻不到了，便跑到高粱地去劈高粱叶，正劈得起劲，看坡的来了，大喊一声，吓得我和伙伴狼狽逃窜，结果，筐和钐子被没收。还有一次，母亲做饭，柴草不够，叫我去寻柴草，我想，正是晌午，看护树叶的人一定回家了吧，便壮着胆子窜进河边的树林里偷树叶，结果被人捉住，篮子和钐子被没收，还把我拽进大队部，说是要游街示众，吓得我哭起来。眼看着离游街的日子越来越近（凑够了一定的人数才游街），我和家人的心也越来越紧张，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大队取消了游街计划，我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……

如今，乡亲们绝大多数已经不再烧柴草了，而是使用煤气、沼气和电热设备做饭了。如今的山上、坡地里、沟谷里到处疯长着茂盛的柴草，一眼望不到边，一脚踩不到底，树林里的树叶覆盖了一层又一层，最终化作泥土滋润树木茁壮成长。别说庄稼茬子，就是以前可望不可即的玉米秸也没人用来烧火做饭了，每年秋收大忙季节，运走地里的玉米秸反而成了人们很头痛的事情，幸好现在有人专门用三轮车运送玉米秸去卖给养牛场，所以，一到秋收，人们便争着让他们到自己地里去拉走玉米秸。这事要是放在过去，是想也不敢想啊！

等等，真正的“乱炖”。满屋子立刻变得热气腾腾，馨香弥漫。几个年轻和不很年轻的人，在“憋来气”周围团团坐定，开两瓶廉价的白酒，边炖边吃，边吃边喝。此种氛围，此中滋味，无以言表，妙极喽，妙极喽！

说起“憋来气”，当下的年轻人可能不知其为何物了。但是，中年以上的朋友，暖洋洋的记忆里一定有它。那是一种小巧玲珑的生铁炉子，炉膛用泥巴填糊，配上几节铁皮烟筒，另外再加火铲、火钩、火夹子等辅助工具。这种炉子密封越好越来劲，越憋越来气；炉盖越严实，炉子就烧得越旺，所以俗称“憋来气”。生炉子时，先在炉膛里放上少许“引柴”，点燃后再添加煤块，常常能把炉膛和烟筒烧得通红，采暖效果非常好。“憋来气”能做饭、能炒菜、能烧水，还能烘烤衣物。美中不足的是，“憋来气”易招脏，点引柴，添煤炭，夹矸石，清炉灰，每个环节都可能弄得满屋子烟尘飞扬。即便如此，“憋来气”也不是家家都点得起的。小巧而憨厚的“憋来气”，在并不富足的年代里，曾为众多的人们驱寒送暖，陪大家挨过了许多漫长清冷的时光。

眼下，火锅店遍布大街小巷，店店热气腾腾，处处人声鼎沸。涮羊肉，涮肥牛，涮甲鱼，涮海鲜，涮山珍，什么好吃的都可以开涮。涮锅也日益讲究，电磁火锅，酒精火锅，煤气火锅；自助式火锅也愈来愈普及，独独少见了木炭火锅。

嗯，干净了，讲究了，快捷了，可人们的胃口却似乎愈来愈差了。从前蹲在“憋来气”上的“土火锅”，大概已经绝迹了吧？